

王纪卿 / 著

# 湘

金戈铁马，一段湘军的铁血历程。

# 军

下

本书是王纪卿先生多年从事湘军史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湘军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全书共分八章，从湘军的起源、发展、壮大、衰落、覆灭，以及湘军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史料翔实，论断公允，行文流畅，可读性强，是湘军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也是了解湘军史、研究湘军史的重要参考书。

王纪卿，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湘军史、湖南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湘军史》、《湘军与近代中国》、《湘军与辛亥革命》、《湘军与北伐战争》、《湘军与抗日战争》等著作。

本书是王纪卿先生多年从事湘军史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湘军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全书共分八章，从湘军的起源、发展、壮大、衰落、覆灭，以及湘军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史料翔实，论断公允，行文流畅，可读性强，是湘军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也是了解湘军史、研究湘军史的重要参考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王纪卿著

湘

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军. 下/王纪卿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5633 - 7460 - 1

I. 湘… II. 王… III. 湘军—史料—1851~1895 IV.  
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23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80mm 1/32

印张:10 字数:31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5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同治元年 1862



1862年刚刚到来,左宗棠的命运就有了第二个重大转机。在经过多年苦熬之后,这个湘阴人终于跻身清廷封疆大吏的行列。

1月中旬,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率部攻打徽州,左宗棠亲自领兵从婺源前往援救。鲍超也从江西出兵安徽,攻打宁国,以声援浙江。

1月23日,左宗棠还未进入安徽,清廷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并责备他出兵迟缓,催促他赶赴浙江衢州,与李元度的部队一起,攻打严州和金华。

左宗棠以他在湖南的军事经验,对军机要务了如指掌,奉命襄办军务以后,又亲自领兵打仗,胜多败少,更加丰富了军事阅历。同时,他还有王鑫家族的兄弟们这样一批能征善战的部属。清廷将一方疆土托付给他,的确没有看错人。

左宗棠在怀才不遇的岁月里,自比为诸葛亮,写给别人的信札,喜欢署上“亮白”二字,世人多讥笑他狂妄。湖北监利人王柏心深信他的大才,往往在诗歌中表达对他的仰慕。

张亮基是左宗棠的第一位贵人,在他的幕下,左宗棠得以施展抱负,谋划军事。后来骆秉章更加重用这个柳庄的奇才,兵事和饷事都依靠他来解决。司道衙门来参见汇报,骆秉章老是说:“去见季高先生,请他定夺。”

左宗棠执掌一省的大权,不拘一格,任意挥洒,引来嫉恨,可谓万众指目,谤议横兴。于是讼狱大起。清廷派总督查核,严加责问。骆秉章为了避嫌,不敢为他辩护,左宗棠命悬一发。

左宗棠的祸殃因出名而起,但他的幸运也由出名而生。他的名声传播之广,连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都从不同渠道听说过他的名字。文宗每次召见外臣,都要垂询左宗棠的才具。

当然,左宗棠光是出名还不行,还要遇上清廷急需军事人才的时机。他的案子正在审核时,适逢东南军情紧急,曾国藩和胡林翼各自上疏论荐左宗棠,很多朝臣也说左宗棠

可以寄予重任。文宗急于用人，将他提拔为京卿。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跻身于疆帅了。

左宗棠的德量才智，不论是否及得上武侯，但他无疑是清末的一个大军事家。在妒贤嫉能之辈的虎视眈眈之下，他终于能够脱颖而出，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自古以来，在独裁统治下，多少贤人君子遭到世人诽谤，以致颠沛流离，沉郁湮灭，只能把一肚子学问带进坟墓。何况左宗棠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根本不入官场潜规则之流，在得罪了一大帮高官之后，不仅保住了他那颗聪明的脑袋，还能得到清廷的擢拔，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像左宗棠这样幸运的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可谓九牛一毛。

其实，曾国藩本人和他的湘军集团中那些得以出人头地的湖南书生，无不沾了乱世的光。他们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千古留名，不仅因为自身养成了良好的素质，还因有一个太平天国运动搅动沉闷的社会，他们才能在晚清的军政舞台上大显身手。

曾国藩也不是一个对清廷唯唯诺诺的汉人大臣。在军事上，他常常对清廷抗命不遵，大谈客观的困难，要按自己的战略意图行事。如果不是清廷对他的湘军多有依赖，恐怕他早就被革职问罪了。但清廷偏偏不固执成见，而同意了他的方案。



太平军在上年底攻占杭州，曾国藩认为是自己的失误，上疏弹劾自己。这时王开化已经因病去世，左宗棠手下的将领，都是偏将和副将，战守能力较差，只能自保。曾国藩推荐蒋益澧出任布政使，令他率领所部，增募新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蒋益澧这个屡遭排挤和弹劾的将领，由于时事的需要，又登上了高位。

左宗棠刚刚接到任命，便上疏陈述自己的用兵方略。他说，浙江的军务之所以会败坏，是因为历任的总督和巡抚都不懂军事。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竭尽本省的军饷接济金陵和安徽南部，希望借着外省军队的力量作为浙江的屏障，而对练兵选将之道漫不经心。

自从金陵和皖南的清军失败之后，浙江的官府又广收溃散的士卒，用丰厚的军饷来留住他们，希图他们再次振作。结果导致兵力增加而军饷匮乏，部队仍然缺乏战斗力，用于防守，遇攻则逃，用于攻击，一战即溃。最后溃散分裂，无法支撑。

左宗棠说，现在他奉命指挥军事，必须严格地淘汰无用的士卒，以营制来加以约束。必须赏罚分明，发给实饷。必须另行征调和募集军士，对部队预先调换和增补。不过，如果军饷供给中断，就会遇到障碍，即便是能干的将领，没有军饷，又怎能管好部队呢？即便臣子韬略在胸，如果手下无兵，又怎能打败太平军呢？

左宗棠请求清廷命令各部大臣查明各省协助浙江军事的款项，将清单开列给他，如果藩司调拨接送迟延，或者委员扣押不发，他都要指名参奏。左宗棠刚刚上任巡抚，就使

清廷领略到了他一丝不苟的认真。

清廷下诏,同意了左宗棠的请求。

正如左宗棠所说,自从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清军的江南大营一直对浙江举足轻重,浙江倾尽全省的财富给大营供给军饷,每年要花费几百万两银子。湘军资金匮乏,非常羡慕,也想从浙江得到供给。然而浙江那时对湘军没有所求,湘军统帅和浙江巡抚总是互不买账,以至于王有龄无法得到湘军的武力援助。

1月26日,湖州大雪,连下三昼夜,冰厚数尺,炮舰被陷,无法动弹。31日,太平军乘夜攻下大钱口。从此,湖州城与外界隔绝,饷道不通。

太平军屡次进攻湖州受挫,损失大批将士,死伤累累。他们采用攻坚的老法子,在湖州城外挖掘地道,可是掘到三尺深处便见水,只得放弃。而且,湖州四面大河环绕,云梯和冲车都派不上用场,太平军只能筑垒树栅,渐渐进逼,企图困死湖州守军。

太平军将领对赵景贤恨之入骨,下令掘开赵父的坟墓,并告诫部属不要近攻。

左宗棠必须进兵浙江,新楚军未能进入安徽,安徽南部的湘军只能孤军作战。鲍超所部在青阳将太平军击败,朱品隆率部在徽州击退围城的杨辅清所部太平军。

青阳之战以后,清廷将唐仁廉以总兵记名。

李世忠从滁州向江苏出兵,于2月攻克江浦和浦口,进攻桥林和乌江的太平军壁垒,全部攻克。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守王方海宗所部攻打镇江,清军将领冯子材作战不利,总兵富升中炮阵亡。都兴阿从扬州增援,又打了败仗。副将张文德率部拼死固守,清廷任命他为贵州镇远镇总兵,仍然留守镇江。

清廷下旨,催促湘军增援镇江。

李秀成率部向东挺进,大有攻击松江和上海的趋势。江苏巡抚薛焕向清廷告急。大臣们提出让曾国荃率领在湖南新募的六千名勇丁驻防安庆,把上一年攻克安庆得胜的八千名湘军勇丁换下来,派去增援上海,谋取苏州和常州。清廷多次给身在安庆的曾国藩寄来上谕,向他垂询,并屡次下诏催促出兵。

曾国藩有不同的看法,上奏说,现在江苏和浙江的太平军兵力太多,占地太广,必须等到都兴阿的部队肃清了江北,湘军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会合上下游的兵力,分兵几路,攻取长江南岸,才不至于凌乱无序。

他认为,曾国荃招募的新军,应该用于攻打巢县与和州,与镇江和扬州的各路部队联通一气,还要巩固上游无为和巢县这方面的防御,因此不便远赴上海,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当然,上海是军饷的来源,关系也很重大,惟有联络洋人,协力防守。太平军在江苏和浙江声势浩大,占尽了富庶的地区,广收清军投降的士卒,财力增加到五倍,兵力增加到十倍。湘军只能谨慎地图谋进取,否则不但苏州和浙江难以攻克,就连安徽南部和江西的地盘,也会被太平军挤占,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清廷同意曾国藩的意见。



李秀成的几十万大军迅速东进，从奉贤攻击吴淞口，向上海推进。法国军舰开炮袭击。太平军退守天马山的陈坊桥，李恒嵩率部攻破太平军的壁垒，太平军撤到青浦。浦东的太平军主力占据高桥，控制了清军要害。华尔邀约英国兵和法国兵在海滨排列阵势，自己率领美国人白齐文的部队攻击高桥，将太平军的壁垒全部捣平，消除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威胁。

华尔和白齐文愿意改穿中国服装，隶属清廷，清廷下诏奖励，赏四品顶戴花翎。

清廷授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则出任浙江按察使。

曾国藩写信与曾国荃商量，问他是否愿意率部去增援上海。曾国荃回答说，松江和上海的财富和税收甲天下，很容易筹集军饷。但是太平军的老巢在金陵，如果湘军猛攻金陵，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援救，而后湘军就可以去打苏州和杭州了。他还说，他愿意承担最艰难的任务。

曾国藩认为曾国荃的谋略可嘉，便把攻打天京的任务交给他，而向清廷推荐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李鸿章，说这个安徽人熟悉军事，可以将一省的治理托付给他，令他与总兵黄翼升统领水师和陆师东征。清廷准奏。

李鸿章在 1852 年跟随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团练勇丁，由于劫富济贫，遭到指责。吕贤基死后，他在巡抚福济营中效力，郁郁不得志。后来参赞曾国藩的军幕，做些秘书工作，没有领兵。现在清廷同意将李鸿章委以重任，曾国藩便让他从湘军中挑选良将程学启和郭松林等人，率领六营兵力，又让知府李元华所率领的安徽清军增募淮勇，组建五营兵力。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清军、太平军、捻军和绿林军交叉驻扎，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周公山、紫蓬山和大潜山地区的张树声与张树珊、周盛波与周盛传和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上一年夏天，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就公推张树声向李鸿章和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国藩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关系，淮军的组建和招募十分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和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二人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于是，曾国藩将募集的五营淮军，分别交由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韩正国和滕嗣武率领。淮军就此兴起，准备乘轮船东下。

曾国藩同时上疏讨论浙江的军务。他说，太平军已经占领杭州，左宗棠打算从徽州进攻严州，一旦攻取了这座城市，向北可以扼住杭州的咽喉，向南可以作为衢州的屏障。但是，左宗棠的部队必须攻克开化、遂安等城，才能打通前往严州的道路。必须派兵留守婺源和华埠，才能免除被太平军包抄后路的危险。

曾国藩说，他曾强调，必须等到蒋益澧的部队到达衢州，才能分路进攻。这并非过于持重，故意拖延，实在是因为浙江的太平军兵力太多，占地太广，如果对湘军进行大包围，除非左宗棠的部队直捣严州，否则恐怕连衢州最终也会被困于长围之中。他认为，只有等到左宗棠的部队围攻严州，鲍超的部队进抵宁国，浙江的军事才有下手的地方。

清廷不断催促左宗棠进军浙江，左宗棠这个新任浙江巡抚不能不遵旨行动。2月18日，左宗棠率领九千名湘军从婺源进入浙江，攻打开化，在马金街击退太平军，自己领兵原地驻扎，派王开来率部驻扎开化城。

左宗棠为了加强军幕，奏调周开锡到浙江。周开锡在胡林翼死后，先后在曾国藩大营和李续宾的军营辅佐军务。左宗棠看好这个学生，让他到浙江为湘军筹措军饷，整顿地方吏治，处理战争的善后。

左宗棠还把王鑫旧部将领丁长胜也带到了浙江的战场，令他率部驻扎在开化和遂安之间。

杨昌浚本来只打算跟随左宗棠三个月，但是左宗棠一再挽留他，他拂不开情面，就一直跟随左宗棠从江西打到浙江，屡立战功，不断升迁。

清廷派往浙江增援的各路军队，闽浙总督庆端派兵防守浙江西南部的龙泉、松阳及福建北部边界的政和，另有秦如虎率部驻扎东南端的温州，江苏清军渡海攻占了东部的定海、宁波和仙居，民团攻占了东南部的台州各县。

在这种形势下，宁波的太平军西奔绍兴，台州的太平军西奔处州，温州的太平军向西北长进，进入金华，与严州的太平军会合，向衢州运动。

浙江的湘军将领，当时只有刘典和王文瑞以通晓战略而著称，左宗棠命令他们统帅诸位将领，各当一路。

左宗棠担心清廷下旨催促他进军衢州，那样他的部队会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便上奏说，衢州城防坚固，容易防守，守将李定太有八千多名兵勇，李元度的安越军有七千多人，加上福建省的援军，暂时没有危险。对付太平军，必须避免陷入长围，还要防备后路，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打败太平军，而不为太平军所败。

左宗棠说，如果他的部队先进衢州，就陷入了太平军设计的长围之中，一旦徽州和婺源出现疏漏，便成了粮尽援绝的形势。现在从婺源进入浙江，先打败开化的太平军，扫清了徽州的后路，然后分兵从白沙关进扼华埠，攻占遂安，既能保住广信，又能稳固徽州。

所幸的是，他的部队已取得三次大捷，肃清了开化、婺源，和饶州、广信两郡相互屏



障。而杨辅清的部队又屡次受到徽州湘军的重创，他的部队就无须远赴徽州了。只是浙江西部和安徽南部一带，都是贫瘠的山乡，大米产量很少。他的部队所需的军粮，如果从饶州和广信采购，运输费力，耗资也多。他的部队不满九千人，防守徽州和广信的部队虽然归他调遣，然而这两处正遭到太平军的威胁，当地驻防军无法调入浙江。

另外，衢州李定太的部队八千多人，江山李元度的部队八千多人，人数都与他的部队相等。这次李世贤的部队攻打两地，李定太只守衢州，李元度分兵控扼江山和常山，都迫切地请求援助，担心不能自保。作为巡抚，他也不能命令这两位将领轻举妄动，率部远离城池，浪战求胜，以致有损军威。兵事和饷事都存在困难，所以不能急功近利。

清廷收到这份奏疏，发现左宗棠的意见与曾国藩的看法如出一辙，便赞同他的方略。这时，浙江东南传来战报，太平军攻占青田，进军温州，秦如虎率部将太平军击退。



川东顺天军于2月8日攻击新宁，杀死知县国澍和典史耿凤翔，以及把总何玉春。

石达开率部在2月初从湖南的龙山进入湖北的咸丰和宣恩，打算在来凤与部属会合。席宝田率部攻打来凤，王永章率部分兵进击，石达开所部向施南运动。湘军进占来凤城。

刘岳昭和周达武率部在龙桥阻击石达开部，追杀三里，于2月17日进入来凤。

刘岳昭抢先上奏湖北湘军的战功，陈述来凤的攻取，是两军合击的成果。此战以后，周达武获得二品封典。

石达开的前锋进入利川，向夔州和万县运动。川东顺天军的另一部占据了涪州以南的鹤游坪。

骆秉章见川东军情紧急，连忙征调刘岳昭和周达武率部入川，与易佩绅的部队在夔州会师。

清廷任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专门统率贵州军队。田兴恕在湖南督饷，毛鸿宾大怒，上奏请求停止协助提供军饷。

田兴恕和江忠义都是行伍出身，以骁勇而著称，所到之处，起义军都很畏惧。然而，他们在湖南湖北，只是当偏将的材料，威望远远不及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和杨载福。但是，他们从一介布衣起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跻身于监司之列，直到成为疆帅，指挥一省军事，刚刚进入壮年，就看到了人生的辉煌。

这两个人如此得意，令山东人毛鸿宾暗中妒忌，认为他们不孚众望。他在上一年年底弹劾了江忠义，现在又来弹劾田兴恕，想让清廷将他罢官。这一弹劾，恰好碰上了田兴

怨倒霉的时候。

田兴恕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兼代贵州巡抚的职权。适逢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鼓动教徒与百姓发生争执，引起公愤，田兴恕主张将他随时驱逐。

法国传教士文乃尔进入贵州传教，与田兴恕不和，开州知府将文乃尔捕杀。法国公使向清廷告状，大臣们一商议，决定将田兴恕罢免。

江忠义和田兴恕两人，都知道清廷对自己是破格重用，发誓要在贵州有一番作为。但是，毛鸿宾偏要把他们从贵州的任上拉下来，使湘军在贵州原本有望振兴的势头突然衰减下来。

当时四川军情紧急，田兴恕自己请求到四川带兵打仗，听从骆秉章节制。清廷同意了她的请求。

毛鸿宾在湖南巡抚的位置上，倒是非常轻松。湖南境内没有太平军，他只要每月向清廷报告针对广西和贵州的边防，就会显得卓有战功了。适逢贵州有苗民起义军和教民起义军起事，他派出湘军开赴铜仁增援。

清廷与西洋通商，法国请求发还衡州和湘潭的天主教堂故地，清廷令湖南官府丈量清楚以后归还，听任他们自己修建。士民们援引圣谕，要求罢黜异端，焚毁教堂，攻击教徒。

法国公使向清廷告状，清廷下诏，命令官府修复教堂。衡永道黄文琛上言说，原来确定由法国的教主自行修建，现在由官府来修建，是不得体的。但湘潭已经动工，毛鸿宾担心生事，招募自愿出钱修复的人，罢免黄文琛的官职，由知府张士宽掌管兵备，主持修建。

布政使恽世临开始稽查军需收支，计足陌钱一百万，应当赢余一万四千千，扣除水钱一百万，应当赢余一万六千千，那么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将制造工匠全部拘押，打算控告局员侵吞钱财。首先上奏清廷，将王加敏罢官，核查询问，没有结果。

由于税收金额不符，毛鸿宾上奏弹劾辰沅道陆传应。陆传应到了长沙，他又向陆传应道歉。通判椿龄怨恨毛鸿宾弹劾自己，使他丢了官职，将这件事告到总督那里，还告他在大丧期间娶妾。

文格返回湖南就任本官，取道武昌，为毛鸿宾在官文面前辩解。湖南军需局给了椿龄三千两银子，把这件事掩盖过去。

毛鸿宾主持的湖南官场，已经脱离了清廉的轨迹。



清廷在2月间将江西巡抚宸毓科召回京城，起用沈葆楨为江西巡抚。

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以前因防守广信而出了名，被任命为吉南赣道，由于不能取悦

于长官，告假休养，回到福建。曾国藩屡次上疏，称赞他的才干。

同治皇帝即位不久，两宫太后特别倚重曾国藩，不论他推荐哪个人才，立刻就会得到重用。于是清廷提拔了沈葆楨。由道员直接升任巡抚的人，除了李鸿章和曾璧光，就只有一个沈葆楨了。

沈葆楨做出的业绩，远远比不上李鸿章，但他为官清正，为世人所推许，也是当时的良才。

江西的巡抚，从陈启迈以后，历任的文俊、耆龄、恽光和宸毓科，都守着和平时期的惯例，将权力交给司道，而抵御太平军的大部队，则依靠外省的军队。而沈葆楨上任之后，开始重视本省的军队建设。

江西一地，自从清军江南大营溃散以后，就成了太平军常来常往的省份。太平军在江苏和浙江用兵，许多部队在江西东部集结。现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用兵于东南，安徽南部有多隆阿、曾国荃和鲍超的部队作战，江西的太平军趁机向西推进。而岭南的各路人马受到鼓舞，聚集一千几百人，出兵骚扰旁边的县份，十天内就增加到几万人，全部从江西到达安徽和浙江，江西成了各路太平军的交通要道。

江西的民众深受战火之害。一个人要明白生死存亡的道理，只要到了江西，就能受到启发。内战爆发以来，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只有通晓军事的统帅才能生存，不懂军事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江西先前没有本省的军队，与苏州杭州无异，然而这个省份的清廷官府，一直能够顽强抵抗太平军的攻击，而且战功卓著，堪与湖北相比，原因在于它毗邻湖南，不仅留住了曾国藩湘军的部分主力，而且能够及时从湖南得到武装增援。

战火频仍之地，商贾视为畏途，良将劲卒却往来聚集，有的过来增援，奋力救助，有的只是借道，不请自来。江西的官府只要不像王有龄那样打小算盘，就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留下他们为本土作战。将领不必是自己选拔的，军队不必是平时训练的，外省军队来打游击，也足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江西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内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为湘军培养出一批大将。沈葆楨当上巡抚以后，决定改弦更张。他和湖南人一贯熟悉，按照湖南人的办法，开始自己供养军队。不过，他所重用的将领，多数是湖南人。

湘军中著名的将领是请不到的，他所倚重的道员王德榜和段起，都是湘军非主力部队的将领，指挥小部队作战。后来经验累积，终于成为大将。再后来，江忠义与席宝田留守江西，成为劲旅，其中席宝田名声最大。

沈葆楨刚来江西上任时，率领一千人奔赴广信，检阅边防。曾国藩派飞马送信阻止，并嘱咐他处理好官员的任免和军饷的供应。沈葆楨已经出发，接到曾国藩的书信后，立刻返回南昌，颇为难堪。

于是，曾国藩依靠江西为军饷的来源，每月调拨五万两银子的农业税给徽州和宁国的驻防军，调拨关税三万两银子偿还拖欠的军饷，而每年一百多万两银子的商业税收，全

部供给湘军东征。

左宗棠的东征在3月初又有进展。他下令从马金街进攻遂安，派王开来、刘典和刘璈分路攻打城西的杨村，令李耀南所部在北岗列队，迷惑太平军，又令张声恒率所部凫水到达太平军后方。当天夜晚，太平军弃城而走。

浙江西南部的民团攻克了遂昌。松阳的太平军南下云和与景宁。浙江东南部，太平军从黄岩南下袭击乐清，青田的太平军越过温州，攻占瑞州。清军在温州的防御岌岌可危。闽浙总督庆端移驻福建浦城。

浙江的湘军兵力不足，指望蒋益澧率领的八千人快一点到来。广西的另一名湘军将领刘坤一也接到新的任命，出任广东按察使，清廷催促他去广东上任。

3月1日，赵景贤选拔三千名死士，誓为湖州解围。他们从南门和北门分头出击，两队各扫除十座壁垒，夺得太平军的军粮，运进城内。从此太平军不敢把军粮靠近城边屯放。

赵景贤的部队仍然饿着肚子，因为城内城外仍有八千多名兵勇，百姓有男女十一万多人，眼看就要断粮。

过了两天，上峰下达密令，要赵景贤赴福建新任，并通知他，朝廷已赏加给他布政使官衔。消息传出，部队士气大振。

清廷要调走赵景贤，是因为顾惜他这个人才，寄上谕垂询曾国藩，密令他轻装上任，让他以保卫桑梓的这股劲头，去守卫福建的疆土。

赵景贤自然对清廷感恩不尽，发誓要死守湖州。他派人送帛书到上海，告诉叔叔赵炳麟，说湖州“众志成城，守死善道”，还说“我家出一个良臣，不如出一个忠臣”。

广西的湘军宿将都被清廷调走了，只剩下刘长佑一个孤家寡人。他只好放下文治，亲自率领部队作战。他的部队已于2月攻克了罗白和土县，现在派副将郑金华驻扎浔州，派右江道蒋泽春率水师跟随在后，派道员易元泰率部驻扎莲塘。

从上一年起，湘军陆续在川东集结兵力，对川东顺天军造成了威慑。3月5日，顺天军一部从新宁南逃，联合垫江的起义军，挺进东南，奔向丰都。

石达开的部队恰好也在向丰都运动。他们从湖北西南角上的利川，走偏僻的小路进入四川，向西南方斜插，攻占石柱。然后继续西进，在丰都的羊肚溪渡江。

对于来到四川东南部的两支起义军，湘军更重视的是石达开的部队，连忙出兵拦截。石达开便率部沿长江南岸西下，到达涪州的小河。

顺天军的另一支部队驻扎在涪州以南的鹤游坪，新宁与垫江的顺天军到达丰都之后，涪州一带便有了三支起义军。他们之间或者相隔几十里，或者相隔一百里。奇怪的是，他们都互不联络，有利于兵力不足的湘军各个击破。

刘岳昭率部来到了夔州，田兴恕也自请来四川作战，骆秉章又增添了生力军。清廷担心贵州的清军和四川的湘军对起义军发起夹攻，会把起义军逼进陕西，便命令陕西巡

抚瑛築防守兴安和定远,陕甘总督沈兆霖也派兵防守阶文。

左宗棠率部于3月9日进占浙江遂安,留下王文瑞和王开来的部队驻守。太平军从淳安开来,围攻遂安,王文瑞多次发起反击,将太平军击退。太平军分为两支,一支奔向严州,另一支奔向休宁。

李世贤率领金华和龙游的大部队围攻衢州,攻势猛烈。负责城防的李定太部深感吃力。左宗棠亲自带兵去救,到达常山的水南,侦察到太平军已占据招贤,阻塞湘军的粮食运道,便令刘典和黄少春等人率部左右进击,张声恒和刘璈率部接应。

刘岳昭的前军两千五百人于3月12日从万县溯长江而上,与唐炯等人的部队约定在涪州会师。

石达开所部的游骑兵向西驰骋,到达涪州和巴州南岸,无法渡江。鹤游坪的顺天军隐藏不出,丰都顺天军又朝东北方向进兵,袭击忠州和万州,奔向云阳。湘军在重庆集结兵力,专门防备石达开的部队。

美国人华尔率领洋枪队在上海攻克萧塘。与此同时,曾国荃率领在湖南新募的部队开到安庆,与曾国藩商讨进取谋略。清廷下诏,任命曾国荃为江苏布政使。

曾国荃率领新军从安庆东下,前锋到达巢湖与和州。湘军水师攻克裕溪口。

曾贞幹的营务官黄润昌决定亲自领兵打仗。他发现安徽南部的三山一带,有一些地方武装,多数投靠了太平军。他发挥策反的特长,诱降了四千人,编成自己的部队,叫做“坤字营”。然后,随同曾国荃的部队一路攻战。

左宗棠派出的增援部队,于3月25日黎明到达招贤,太平军来不及排列阵势,就弃械而逃,衢州的粮道就此打通。

李世贤的部队从大洲向江山推进,代理布政使李元度向左宗棠请援,左宗棠分派两支部队前往。

援军于3月30日开抵大陈,太平军已在前一天夜间撤走。

李永和的部队招架不住湘军的攻势,于3月31日从铁山向东南突围,奔赴富顺和宜宾,另派一支部队北援青神。



李元度于4月1日率领十营兵力从浙江西部边界城市江山出战,碗窑的太平军从小清湖渡河前来迎击,李元度发起反攻,将太平军击退。

李元度马上又面临新的威胁。一支太平军于4月3日攻破峡口福建清军的军营。左宗棠料定这支太平军会扑向江山,便决定增派部队西援。他接到探子报告,说李世贤

占据了花园港，便派刘典率部与李元度的安越军一起攻打花园港，但未能攻克太平军的防线。左宗棠亲自率军前进，于4月6日到达石笏。

李世贤率轻骑到达小清湖，左宗棠得到消息，急令玉山守军将领顾云彩联合刘典、黄少春和余翠隆等人的部队拦截，想一举抓获太平天国的侍王，可是李世贤在激战中逃脱。

花园港和石门的太平军不等李元度发起攻击，抢了先手，扑向安越军的营垒。左宗棠令朱明亮率部前往河干堵截，刘典率各营大声呼喊，冲入阵中，太平军抵挡不住，四散奔逃。

4月16日，刘典、刘璈和杨昌濬等部分三路攻打石门，冲破太平军的几重关卡，进攻花园港。军士们拔掉花篱，攀垒登城，太平军凿穿墙壁，从墙孔发炮，湘军死伤三百多人，无法突破。

4月20日，杨昌濬和刘典等部又分三路逼近花园港，发射火箭，焚烧太平军的木棚，不料天降倾盆大雨，将火焰淋熄。太平军出垒，拼死抵抗，宁乡人黄少春三处受伤，便下令撤退。

杨昌濬的左路军攻破太平军主将翟天凤所部的七座壁垒，解除了衢州清军所受的威胁。杨昌濬就任衢州知府。

4月22日，太平天国对王洪春元听说花园危急，领兵从衢州杀到双桥，号称有几万兵力。左宗棠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攻打花园，另一路抵抗洪春元的援军。

太平军不愿与湘军交战，于4月24日从上台毛村绕过衢州南侧，奔向龙游。左宗棠返回常山。李世贤率部撤回金华。

温州民团出兵攻击太平军，迫使各路太平军返回处州，在松阳和遂昌集结。林文察率部攻打遂安，太平军从江山赶来增援，林文察率部在石练将太平军击退。

石达开于4月初率部从小河取道朱家嘴，在浅水区跋涉偷渡，包围涪州城，挖地道发起猛攻。恰好刘岳昭的前军和唐炯的部队都已到达涪州，唐友耕分兵守城，内外夹击，将仰天窝和堡子城的太平军壁垒全部攻破，斩杀和俘虏近万人。涪州解围，石达开率部奔向二十里外的藿市。

刘岳昭率领的后队有两千兵力，道员张由庚扼守李渡溪，防止太平军渡向江北，并且监视鹤游坪的顺天军。刘岳昭和唐友耕率部渡到江北，奔赴重庆，赶在太平军前面。唐炯的部队驻防涪州，防止石达开杀个回马枪。

李永和派出的增援部队已从宜宾来到青神。萧庆高率部于4月5日将增援青神的顺天军击退。4月6日，青神城内的顺天军沿长江南岸，东奔宜宾，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天洋，另一部驻扎在八角寨。萧庆高率部攻克青神和丰都。顺天军向东北方向进军，袭击忠县和万县，奔向云阳。田兴恕已派出总兵熊焕章率领一千五百人增援四川。

湘军在贵州的兵力减弱以后，清廷在这个省的防务漏洞百出。在贵州的西南角上，回民起义军于4月攻占了兴义。在贵州东部，石阡和铜仁的苗民起义军攻打镇道营垒，全部攻破。起义军南下，攻打邛水，将驻防军击溃。湘军接到警报，从湖南进驻铜仁。起



义军北上松桃，南攻天柱。

湖南增兵防守天柱以北一百里处的晃州。镇筸总兵分部防守。江忠义已经病归故里，新宁人江忠朝和邓子垣接管了他的部队，奉命奔赴贵州增援。

清廷下诏，责备韩超一味依靠湖南的援军，辜负了朝廷托付疆土的重任。

上海派出的七艘英国商船在4月初驶抵安庆，迎接李鸿章的部队。

李鸿章的淮军先头部队在春节过后就陆续开到安庆集训，共有四个营，即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

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召见各营将领，亲自考察，并为淮军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过于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张遇春的春字营和李济元的济字营，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麻阳人滕嗣林和滕嗣武的湖南新勇林字两营，以及后到的陈飞熊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的垣字营。

曾国荃的部将郭松林也转入淮军，立刻升为副将。

此外，曾国藩还送给李鸿章两营亲兵，分别由韩正国和周良才率领，作为“赠嫁之资”。

三十一岁的长沙人黄中元奉调从霆字营来到李鸿章的亲兵营担任营官，成为早期淮军的中坚人物之一。

在这些湘军部队中，以桐城人程学启的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其中包括丁汝昌。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的建制，每营正勇五百零五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共计六百八十五人。

曾国藩于3月由李鸿章陪同，检阅已在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宣告成立。随后，上海士绅雇用七艘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李鸿章留下李济元的济字营驻防池州，因此分批乘船前往上海的淮军共计十三营约九千人。

李鸿章率领第一批湘淮军开赴上海，总兵力为五千五百人。轮船于4月6日开航，于4月8日到达上海，在城南扎营。

淮军的后续部队是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在合肥故乡招募的旧部团练，其中的将领包括内亲李胜和张绍棠，昔年好友德模和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和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都属于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来从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李鸿章到达上海时，曾国荃正领兵从无为北上，进军巢县与和州。他命令刘连捷率部驻扎望城冈，自己率领六千人驻扎在巢县东北。黄翼升和李成谋等人的水师部队攻打铜城闸，陈湜等人率陆师会攻。两军攻占闸东和闸西的太平军壁垒之后，乘胜攻克了雍家镇。

4月18日，湘军包围巢县。太平军听说铜城闸已被攻破，紧张万分，打算撤退。曾国

荃挥师跃登城墙，杀死几名守城的太平军。城内守军惊扰，夺门而出。湘军斩杀几千人，攻占巢县。

曾国荃挥师向北追杀，抵达含山，分两翼包抄，大破从巢县撤出的太平军。含山城内的太平军望见城外的兄弟部队失利，不战而走。湘军在同一天攻克含山。

多隆阿的部队正在进攻庐州。陈玉成向天京求援，洪秀全派陈坤书和黄文金率大军增援庐州，从九袱洲渡到江北，三天三夜络绎不绝。太平军顺势攻克了李世忠沿江修筑的三座壁垒。

在天京上游的上土湾，太平军渡江后集结到和州，适逢曾国荃的部队已经到达巢县与含山，准备向和州攻击。清廷的大臣们认为可以趁机攻克天京，催促李世忠领兵攻取九袱洲，约好日子与湘军会师。

李世忠趁机向清廷诉苦，说自己的部队非常困乏，而江浦和浦口距离九袱洲只有几里路，必须有八千人分别防守这两座城市，还要有两千人防守桥林，另有两千人扼守小店和乌江。请求由江北粮台每月供给一万两千人的军饷，并增调一百几十艘战船赶赴浦口。

李世忠所部就在天京对岸，确实面对着强大的对手。就在他诉苦的时候，江宁县的太平军渡到江北，攻击他的部队，占领了沿江的三座军营，然后攻占江浦，分兵攻打六合，李世忠的部将守在城内，感到十分吃力。

清廷体谅李世忠的难处，命令吴棠拨饷。又考虑到湘军距离李世忠的军营不过四十里，便把这支投降的部队划归曾国藩节制。

苗沛霖的团练联合太平军和捻军攻击颍州，企图为庐州解围，贾臻多次上疏告急。成大吉和萧庆衍从河南固始出兵增援颍州。苗沛霖慑于湘军的军威，派使者向胜保求降，并释放黄鸣铎以示诚意。

苗沛霖与捻军首领张洛行素有嫌隙，胜保因势利导，命令苗沛霖去攻击捻军，表示对清廷的忠心，并且请朝廷阻止湘军前往颍州。但博崇武又说苗沛霖愿意协助湘军增援颍州，于是湘军继续挺进。

4月20日，曾国荃命令部队东进，在水师配合下攻占和州城。然后，追踪从和州撤退的太平军，直到针鱼嘴。从巢县、含山与和州三城撤出的太平军都集结在这里，于是曾国荃召集陆师与水师合围，将太平军全部歼灭。

4月21日，蔡东祥率领水师攻克裕溪口。天门和博望两山，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梁山，横峙大江之中，太平军将此天险当作门户。曾国荃到达和州以后，便令李成谋、成发翔和蔡东祥等三支水师沿江西上，攻打西梁山。

曾贞幹率领陆师，其中包括黄润昌的坤字营，攻克南岸的繁昌和南陵，鲍超则率部攻克青阳，接着攻克石埭和太平，太平军一万人投降。唐仁廉的仁字营已改属鲍超统辖，参加了这一系列战斗。唐仁廉因战功升任守备。

接着，湘军攻克泾县。彭玉麟的水师从中江而下，到达金柱关。

4月30日,张运兰率部攻克旌德。

曾国荃的陆师联合水军,一起进攻太平军在沿江的各个军营。

到4月底为止,华东湘军整体的兵力分布大致如下:总指挥曾国藩坐镇安庆。进取金陵的部队分为三支,曾国荃率部沿长江北岸进军,曾贞幹和鲍超沿长江南岸进军,杨载福与彭玉麟率水师左右接应。谋取苏州的部队是李鸿章率领的湘淮陆师,已经抵达上海,计划由黄翼升的水师配合作战。进攻浙江全省的部队由左宗棠率领,正在向浙江严州和衢州推进。大江以北有两支部队,一支由多隆阿率领,攻打庐州,另一支由李续宜率领,增援颍州;大江以南有鲍超所部进攻宁国,张运兰所部攻防徽州。

至于袁甲三和李世忠在淮河流域的部队,以及都兴阿在扬州的部队,以及冯子材和魁玉在镇江的部队,曾国藩都奉旨兼顾。

清廷在东南各省方圆几千里的军事活动,十路大军,都在曾国藩的掌控之下。由于统一了指挥,各部呼吸相通。清廷挑选将帅,往往下旨垂询曾大帅,语气温和。曾大帅所论荐的人才,都是当时的才俊,有时单独推荐一人,清廷便会当作奇才,破格提拔。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趋之若鹜,都想博取功名。

曾国藩论荐的人才得到重用,沈葆楨和李鸿章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清廷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于4月下旬任命李鸿章为代理江苏巡抚。

李鸿章受任之初,上海的形势极为严峻。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李秀成所部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李鸿章面临的严峻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教诲,首先练兵学战,保住性命,吏治和洋务,放到以后再说。

淮军刚刚兴起时,部属一半是湘勇,秉承湘军传统,修垒必高,掘壕必深,早晚操练,令江苏人大开眼界。

但是,江苏人并没有因此而认识到湘淮军非同一般的战斗力,反而因他们的外表而有所轻视。上海一带的兵勇风气奢靡,而湘淮军衣服朴素,旗帜简陋,外国人见了,不免讥笑,令湘淮军将士感到羞惭。

李鸿章对大家说:“军队贵在能征善战,等到我们打败了贼寇,他们就会刮目相看了。”

这时扬州告急,清廷下旨,催促李鸿章部署好上海的防御,立即率部前往镇江,与都兴阿的部队会师。李鸿章回奏,说他兵力单薄,不能分兵增援各路,请求清廷假以时日,让他训练部队。

华尔和李恒嵩率部,联合英法两国的部队,攻克嘉定和青浦,留下外国兵与洋枪队防守。英国提督何伯请李鸿章的部队联合攻打浦东厅县,李鸿章派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和郭松林率领湘淮军攻打南汇,称为北路军。而英法部队从松江进军金山卫,称为南路军。